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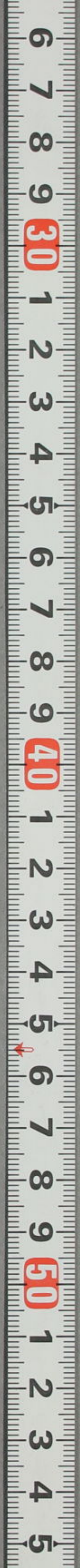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九

□ 13
3426
9



門口13
號3426
卷9

韓子解詁卷之十七

田刊有難勢第四十問辨第四十一問
第四十二定法第四十三說疑第四

十四詭使第
四十五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起儀甫述

平維貞履信甫

全錄

山内鈍君齡甫

難勢

舊刊有第四十字譏難勢賢之輕重偏言勢不言法
故韓子難之勢者非賢則法者雖非賢亦可守矣

原注此篇五反首言賢人必待勢而後行次轉則言勢
必得賢人而後用三轉謂賢勢相反勢治則不肖不能
亂勢亂則賢不能治末又言有勢則中主亦可以馭之
不待賢聖一幹而反管扶蕪縱橫變化文既奇偉事理
亦盡先秦之文如以(系
鑛曰文自奇特且有感慨

慎子曰

史記慎子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
十一篇史記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漢志慎子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難勢

繫國載原
注為王陽
明說

昭和十六年九月五日
野村堅

書四十二篇注先
申韓申韓稱之
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

蟻螳同矣李昉云蟻與蛇字同後漢隗囂傳引慎子蟻則夫

其所乘也故日刊脫賢人而誦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

肖而能服乎賢者日刊服乎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

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

智之不足慕也夫勞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喻勢位身不肖

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讀言身為而民不聽至

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

眾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莊子說慎到曰棄知去己而緣不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也荀子云慎子蔽於法而不

賢不使能之道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

應慎子曰讀答於慎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

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不擇賢而專任增擇讀為釋陳明卿

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

之者龍蛇之材美也日刊美下今雲盛而蟻弗能乘也霧釀

而螳不能遊也夫有威雲濃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蟻螳

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

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

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日刊有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

人字

何以異桀

奇一本

中字服

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兩已字之字誤皆指勢言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入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眾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下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脫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好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喻奸臣得勢位則必先擇賢人而害之以掩蔽其惡也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舊刊成作乘增乘乘勢也而為姦者擅主也管子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一行讀行一事也舊刊作行而身在刑戮矣讀言行之未曾一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高誘曰患害也

廷評未作未可絕評林同

勢之於治亂本未有位也位者一定之分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以馬喻勢位臧獲王良喻人之賢不肖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治要無位字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治要有街字以刑罰為鞭策治要策使堯舜御之治要無使字則天下治應王良句意桀紂御之則天下亂應臧獲句意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治要作追遠致速非不知任王良治要作如任下同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治要脫治字復應之曰讀代慎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三

人之所設
勢兼法度

太平御覽
紂不聞有
而字亦生
無字

言
紂不聞有
而字亦生
無字

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無為

猶無須也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

紂得勢而亂據焦竑本補紂字吾非以堯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

之所得設也結前意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

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

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

也此自然之勢旧刊勢下有也字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

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增吾所謂勢者言人之所得設也則何以

賢為何以明其然也又設喻以辨之客曰山云客曰字恐人

有譽才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陷刺而俄而又譽

人應之作

其才曰吾才之利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旧刊有應作人應

以子之才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

與無不陷之才為名一曰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

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

矛盾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

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讀言雖千世一出猶足為比肩

氏春秋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

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齊策千里而有一士是比肩而

立百世而一聖世之治者讀言世之不絕於中言中材之主

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原注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

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

為名為標

一作

一作

繩一也
上意

聖神聖
字

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
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
而亂千也也一作世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分馳猶相去亦遠矣
夫棄隱括之法隱括隱括也荀子拘木必將待隱括注正曲
木之木也荀子又云示諸隱括注矯揉木之
器也通雅曰荀子隱括之側多
曲木操邪者為隱正方者曰括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
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澤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
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
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
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
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

待越人之善海遊者讀言善遊海者也旧標遊
作浮是已見說林上以救中國之

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

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甚矣品彙甚作
明評林同夫良馬固

車五十里而一置置驛也孟子速
於置郵而傳命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

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增案日致計凡而致也所
謂驚馬十駕則亦及之也何必待

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

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內則棗栗飴蜜飴羊
之及棗策注米藥所

必苦菜亭歷也舊
刊

失術兩末之議也讀兩末兩端也增案失中修務
訓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奚可以

齊家之風
多道者
何必甘
三味而已
言其樂
尚有中主
未一作朱

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論一作語

問辨

舊刊有四十一字

原注勢在破學士之言而伸其刻核之說今按此二句張賓王之說也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辨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增宜去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讀言應接敵人之詐也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

辭林不言深度命令者必禁之使不得行

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

原注漸音尖沒也按顧反也又騶衍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

化索隱曰衍之術皆動入人心見者莫不懼然

駐想又內心雷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

而遵學者之智

行舊刊遵作尊是

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

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安發

殺矢已見其端未嘗不申秋毫也

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

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

折儀約字則羿逢蒙以五

寸的為巧

舊刊作功誤無常則以安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

行不以功用

舊刊作公用非為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安發

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

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

亦見六反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問辨

六

辭林不言

人之言而無功用

一應上

聖賢作長
以言談無
厚猶無邊

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捨之行別辨爭之論而莫
為之正法術之士不能正辯士之妄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
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其彰同莊子無厚不可積也
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
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天之極也山云又
見君子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舊刊有第
四十二字

徐渠問田鳩漢藝文志云田俵子三篇八墨家本注先韓子
古今人表田俵子師古曰俵音求在魏文侯前

曰臣聞養士舊刊作
智七不襲下而遇君讀不藉下之力而求遇
於君也增井子章云不

成義渠古今人表載陽成胥渠在扁
鵠上叙中中位蓋春秋末人明將也而措於毛伯措

韓林田鳩
聖大夫不
知何據
屬卿按言
智士聖人
一見立取
將相非有
下官顯
大功而後
遷授者上

著
評林毛伯
文元也
相力臣不
用義渠今
謂不知何

通因也增毛伯當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增關由也
由州部之

見五蠹篇顯學篇陽成義渠燕策陽成燕地燕世家燕將
渠諫王喜伐趙疑是燕人姓渠名渠封陽成者公孫亶回無

考五蠹州部之吏操官兵顯學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
猛將必發於卒伍楚策汗明謂春申君曰今何哉田鳩曰此

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行術之故也舊刊行
作有且足下獨不聞

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以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

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

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上舊刊無
上字讀

明主上之備哉堯之於舜尚試之百揆大錄况於其位乎試
明君也於卒伍州郡而后至將相開國之君皆然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服禮行
禮也修行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問田

七

智讀藏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

而殆於軀何以効之舊刊効作效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

起而削亂秦行商君山云行如吳語卒伍既具而富疆二子

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

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

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也原刊

生作主也作矣讀謂吾請諭汝也增戰國時稱學七年長者曰先生孟子於宋徑亦爾山云孔子柳下惠互以先生相稱

見莊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

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

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閭上之患禍必思以齊民

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懼亂主閭上之患禍而避乎死囚

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舊刊利者貪鄙之為也臣

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讀幸

福我也增然有大傷臣之實殺身為國

定法舊刊有第四十三字批本蘇子曰荀卿欲明王道遂

也吾於韓

原注申不害相韓王術商君相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

可程也讀不可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

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以申商比

攻齊五年

增六國年表秦昭廿二年伐齊次年又破齊廿七年伐齊剛壽欲以廣其陶又昭廿二年封魏冉於穰復益封於陶索隱定陶也

而秦不益尺土之地

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

增秦昭四十二年拔韓少曲沃高平明年拔汾涇明年取南陽明年取十城范雎傳秦封魏以應號為應侯秦策吳注括地志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後策應侯失韓之汝南蒲坂圓謂以韓子國策推之索隱引劉氏云河東東臨晉有應鄉誤也

城其汝南之

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

地則私封立呂子注立猶成也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節其法

人臣及用其資商君立法自強私室後范張等藉以為資故乘彊秦之資數十年

而不至於帝王者商鞅有法而無術故秦不王法不據上文不當作雖勸節於官

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旧刊別提不接上文主用申子之術而官

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申子言又見難三

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

謂過也增言此言則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其明焉以一國耳

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安何也言人主何所

假耳目也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

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

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設言以譬喻斬首者合為醫匠則屋不

成而病不已增已愈也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藥也旧刊劑而

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

勇力也旧刊也上有所加三字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

通評林
師作師

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此篇大意言申

商偏于法術故不能善治

說疑

舊刊有第四十四字增據下文疑當作機

原注此篇專論今世之權臣情狀著明心術微暖弒君傾國之由說盡姦臣態度先將自古人臣賢不肖說起

陳深曰將言姦臣之事先說賞罰麗明則姦臣退聽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

能生功止過者為大大上禁其心是原脫非字今從

賞無功之人罰不幸之民非所謂明也

賞罰不當固賞有是謂關主

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

言俟民有功罪而後施賞罰者中主所能乃在於人者也

能生功止過者也

明主先民用法故能生功止過也不然雖

則賞罰不失落第一等原注功罪在人我無心焉非

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民無

其次禁其言

不言其次禁其事

破四擬不假

今世皆曰尊主

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

戰國多虛飾四者皆失真

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

必以仁義智能也

言假仁義智能之名以濟己專權振威之私此謂姦臣也

故有道之主

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

增威合作成詭使名之所以成

也地之所以廣戰士也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執

也

舊刊作所以

法也者官之所帥也

帥率

然使郎中日聞道

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

讀道乃上

能也言近臣聞道為務而國中倣效者至易也文有缺誤增道術也言使自近臣以至竟內皆聞術見法者是似難也而非所謂難者也主能執術官能飭法所管者有扈氏

氏下師古曰即與終戰于甘者

有失度謹堯氏

共工

有狐男三苗有成駒

增失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七

十一

度孤男成 **桀有侯侈** 增墨子桀洙於推哆大戲疑推哆即侯

又云推哆大戲手割兕虎指畫殺 **紂有崇侯虎** 晉有狐優施

名也蒲坂圓曰趙本狐優施狐其姓乎 **此六人者亡國之**

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

外貌似小心謹而中心險賊也說苑內實頗諛諛通險外貌小

謹管子小謹者不大立也與此義異讀小謹以徵其善言務

持小節以為己 **稱道往古使良事沮** 讀言舉往古善禪其主

以集精微 禪當作揮揮牽引也言為臣所禪誘其主構設奸

之善擅制其主以集成微密難知之謀也或曰禪當作憚荀

右之類者也 增人土左右 **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

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

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

不肖如墨白矣若夫 今世之能用與否前後凡五段皆用王

許由續牙聶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替重明董不識

下隨務光伯夷叔齊 增山璠云呂氏春秋堯舜得伯陽續耳

由伯陽注老子也恐誤秦顛頡疑即秦不虛也衛僑如無考

狐不替莊子大宗師作狐不偕重明疑即靈甫也通鑑前編

注引大記舜年二十孝友聞於人有友七人焉雄陶方回續

錄載七人與大記同而云為舜七友並為歷山雷澤之游齊

策顏觸曰舜有七友注引淵明集吳注七人又見皇甫謐逸

士傳不替或云不識不虛或云不空尸子無靈甫蒲坂圓曰

此類不可深考或後人所妄造之鳳卿按古今人表作栢陽

師古曰舜之友也見尸子通雅曰續身即續牙舜七友之一

卿按群
錄頡頏
晉文公五
臣之叙此
但失叙耳
又周十亂
隋太顛

謂本時
作世

不嘗素不虛靈甫也見陶潛聖賢群輔錄尸子止載六人班固人表載五人師古曰素不虛或作秦不字維陶一作雄陶

此十二人者此十二人皆清介不污之臣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

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讀食穀也夫

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原刊作上雖

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不奉命之民明此十二人者

舊刊脫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許林許由卞隨務光也山璠云疑草莽音

訛增莊子荀子呂覽韓詩外傳鮑焦飭行非世抱木而死不必改字或餓餓於山谷伯夷或沈

溺於水泉孤不誓也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許林

不仕聖王不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史

隨季梁左傳桓陳泄治左傳宣楚申胥強諫無考蓋指數日

策

吳子胥史此六人者此六人皆輕死之臣皆疾爭疆諫以勝其君言

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合舊刊許林合作勢讀如一言而不聽

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語當作誦讀以言從之以其威

罕足異處
見孔子世
家注失考

舊刊無其字讀言抗威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手

以從其語也從繼也也恐首足增要音腰領頸也呂氏春秋要領不屬首足不難為

也阻難良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忍容忍也當今

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田齊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

僑如增晉字疑行蓋叔孫僑如也衛子南勁原脫勁字增周紀周子南君

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

荼下文云太宰欣取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

五人專國
之臣

准下句法
無白字亦
可

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偏君，下亂治，援外以撓
內親，下以謀上。舊刊親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
禁之。若夫昏亂之君，恐脫能見之乎？讀言不能若夫后稷、皋
陶、伊尹、周公、且大、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迂
作范蠡大夫種、逢同。越世家索隱逢同，越大夫。華登，吳語注宋司馬華登
宋而敗，登奔。此十五人者，此十五人皆聖智之臣其為臣也
舊刊作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練心白意。原脫白字。謂明
道也。增莊子：天下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心，管子有白心篇。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
進善言，通道法。讀言說道術法令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
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

下文作昏
同刊並作
若夫字法

高天泰山之尊，喻處至尊而以其身為賞作受下壑谷黼洧
之害。評林深洧之地，讀黼洧，洧水之澳洧，如黼之，大者增山云。
爾雅九履黼注水中可居住而有狀如覆釜，洧音委，疑
與源委字通，旧刊陳本害作卑，下同。鳳卿按當作黼，洧音委，疑
釋名云山旁隴間曰洧，洧猶桶，桶狹而長也。小山別大山曰
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讀明名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害。
如此臣者，雖嘗昏亂之主，尚可致功，况於顯明之主乎？此謂
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推地志滑在洛州緱氏，韋昭云鄭
王孫申，王孫申子陽黨陳公孫寧，儀行父，左傳荆芋尹申亥，芋尹申亥
子，楚語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鄭，芋尹辛
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蒲坂圓曰案此
與少師並，彼以穀陽伍，必有所指，而韋注引隨少師越種子，
即大夫種，以子呼名者。吳王孫頌，諸本作頌，而墨子與此同
章子盼子，類旧刊作子。吳王孫頌，王應麟云黃池之會吳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四

淮南子云
鄭子陽剛
毅而好罰
也舍人有
折弓者長
罪惡謀則
因制狗之
養以殺子
陽此剛猛
之所致也

爭先雄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凶故呂氏春秋云晉陽成泄
吳王夫差游于王孫雄太宰嚭則雄亦詭之流耳晉陽成泄
智伯齊豎刁墨子校注易牙通雅云易牙名巫見孔穎達左
臣威音也巫又亞之訛古牙與互通或音之訛此十二人者之為
楊子作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即易牙也其臣也其字恐衍十二人邪佞之臣增以越種于二字為皆
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聞其主退則撓亂百
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說音雖破國
殺眾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奪君而况情
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
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一評林趙與韓分西周為一西周各為
此事蓋周室衰鄭子陽古今人表載鄭相駟子陽在下蓋
史官失記耳鄭子陽名駟字子陽也史繆公殺其相子陽

評作聖
明王

子陽之黨共殺繆公增參檢莊子列子及呂子新序似身殺
鄭君過弒不諡者故汎論訓注鄭君也或曰鄭之相身殺
國分為二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
靈王無道棄疾入國為亂隨公於荆吳并於越智伯滅於晉
三軍放之王自殺乾谿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見十過五公子爭立增七日上
上六十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聖王迂評而亂主近之
一本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主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
外舉不避讐山云左傳襄二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
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並疑故一舉而能服諸侯
其在記曰增見堯有丹朱見孟子楚語注而舜有商均楚語
舜子封啓有五觀楚語注啓禹子也五觀啓子太康兄弟觀
於商洛濟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五

於洛泗傳曰夏有觀扈見昭元年鳳卿按商有太甲太甲湯

古今人表太康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商有太甲孫太丁

不能正放之於桐伊尹武王有管蔡管蔡文王子周公兄五王

之所誅者增莊子堯殺其子舜流母弟孟子辨之訛言甚矣

言也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匹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

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也類族也堯典方命圯族觀其所

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呂望傳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

中管仲縲紲之誤字林三合繩音墨鵬賦何異糾纏楊

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伊尹寧戚百里奚之倫然而明主不

羞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便亦從而舉之身

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無術以而任之以國

條內云人主之患在於信人故小之名卑地削降敵大之國亡身死舊刊

族不明於用臣也此以下方夫無數以度其臣數術也言無

之術而山刊必以衆人之口斷之據舊刊補必字衆之所譽

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陳深曰不以獨斷而隨衆毀

要結左右故爲人臣者指姦破家殘醉音粹貨也世楷本作

行賄賂內構黨與外接巷族巷恐共以爲譽從山璠云從讀曰

作頌容迂評譽字絕陰約結以相固也相從約虛相與爵祿

以相勸也原脫也字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文田

之喝二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

或曰多忌字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益於迂評於國發聞於主主不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六

厚以衆
聞其字

能理其情因以為賢評林使虛譽聞於人彼又使誦詐之士

外託為諸侯之寵使自外來以貴寵已如燕代愚燕王淳齒

為秦使者此也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增鎮重也為

之讀填通填補其空缺以文飾之迂資之以幣帛使諸侯使

校而滄說其主見存韓微挾私而公議內本挾己之私而所

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原旧注本國左

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人主惑以折為此人者或曰者天下

之賢士也內外旧刊行之於二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

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尊當作擗裁抑也礼擗節之擗評林

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眾又有姦

邪之意則姦人旧刊作臣增姦人之愈反而說之曰原注他

逢迎者設言黨與之說奸臣如此增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

即黨與說姦人也按俞忍論反反覆君明王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增言非必生長於幼弱

及父子曰世兄弟曰及或曰言非成長幼弱之主而輔佐之

正其昭穆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偏上殺君而求其利也彼曰

何如其然也尚不敢正言因曰原注黨舜偏堯禹偏舜湯放

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

王之情貪得之意也旧刊得下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

自廣措也言安為之也增措子說俗異俗大言放行難而天

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

知同刊如作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七

以蓋世天下從之陳深曰委臣之黨又說以爲其所聞田成子

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六記單氏取周增單氏上

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當作臣之弑其君者也蓋臣聞此

然舉耳以爲是也莊子注然疾起見讀故內構黨與外據

巷族集韻據收也上文作聚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

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其國舊刊驕作矯

也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鉗制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

也則不明於擇臣也陳深曰主意記曰周宣王以來以國數

十其臣弑君而舊刊脫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

外作者相半也原本脫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

主也難從外起而身死國亡者猶若夫轉法易位轉換法制

色損益制度之類易而謂臣主易地也衆衆傳國最其病也漢魏晉隋唐末何

哉人主宜三致意於此增言難從內起而爲蓋臣所轉易其

痛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翼七馳騁撞鐘舞女嗜

樂獵女國猶且存也評林言能明於臣之所言則恣欲無不明

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或曰自當趙

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

樂冬日畢心夏浮淫水嬉爲長夜恐脫之飲二字山本信有

御觴長夜下累飲字是照累法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簞灌其口進退

飲字是照累法

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簞灌其口進退

飲字是照累法

飲字是照累法

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

殺戮如此其無度也陳深曰何至此豈有如此而然敬侯

饗國數十年舊刊作享國史敬侯名章列侯之兵不頓於敵

國敵國所加兵也地不虧於四鄰評林不為敵內無君臣白

官之亂作君當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

噲召公奭之後也賢者地方數千里國封持戟數千萬千當

持戟見不安子女之樂子女美不聽鐘石之聲言無好色內

不堙汙池臺榭評林堙開築外不單七田獵言不好起土又

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射親勸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

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陳深

日燕噲何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

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

為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評林多用財貨賂取左

於君其有務慶賞賜予以移眾者評林廣推私恩小惠以動

好一也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評林連結朋黨互相標榜

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免恐寬評林施恩獄囚而解脫

有務奉下直曲讀奉行民所毀譽恠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

目者隱居放詎評林務為異言異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

聖主之所禁也主原去此五者則躁詐之人險躁之不敢北

面談立當作立談或曰謂談說立朝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

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以法之彼

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適從也讀適上也言不使

疑之事則姦臣無由而見疑物而無及者天下鮮矣列子注

故曰孽有擬適之子孽齊之類配齊偶也廷

有擬相之臣龍臣傾政卿也臣有擬主之寵莽操之類楊升

有疑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比今本語勝此四者國之所危也原

疑物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政政也枝子配適大臣擬主

大臣專權亂之道也左傳閔公二年辛伯諗周桓公辭枝故

周記曰見穀梁傳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

孽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山世潘曰

當作疑上則上無意下無怪也上下守法四擬不破則損身

滅國矣下倣此

詭使旧刊有第

原注詭者相反也謂世主本心欲治而所為常相反也

層層覆說皆憤激之詞總為當世尊虛名賤法令破士

之懷二心私學議上之法令者一氣說到底文字奇怪

不厭重複俞說俞奇○評林歷論治道之得失皆明切

當真能發前人所未發乃天下之奇也陳明卿曰能以

主意三語衍成千萬語又無可因之壁壘韓子長技也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

以得民也利之所在威者所以行令也威以畏之則名者上

下之所同道也帥之以名上下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此三

起三柱

不愈有味

鋪列

物為急務，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賞罰不忠，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其所以賞罰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常，舊刊脫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此句一篇之大綱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第一層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世人却謂之高士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貴少之而簡上不求見者，簡簡傲也，猶小臣稷之於齊桓，評林徵聘而不就也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無利無利賞祿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鄉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隱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囚之罪者，俠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

足以致亂
之道貴而
行之足以
致治之而
不道

也，甚其求利也。甚下掉於字看如此則士之饑餓之絕者，焉得無嚴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總收轉上意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詭反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聽從也第二層而惇慤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實。實窮困也言不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昏愚無所設施也敬上畏罪，則謂之怯。柔弱無勇敢也言時節行中適，當其可謂之時，讀謂言行中適時節也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與下文有二心務私學相應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辭召聘難予謂之廉，辭爵祿難禁謂之齊。執克莊曰：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患非下所

字句

可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群謂之師徒閑靜

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敏疾於險躁佻及覆謂之

智增佻偷通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類似也猶臚也類名

非字況愛天下謂之聖通明言大不稱言大不副行事而不可

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乖戾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

也勝眾下之漸行如此下民之風尚漸靡如此人則亂民居鄉

出則不使也出仕背使令也上宜禁其故滅其迹而不止也

又從而尊之故亦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是教下之人亂上

凡上舊刊評林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一字句下

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安靜之士也而蹀險讒諛者任被任用也

同讀險字
句絕
立心姦險
言語反覆

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彼智傾覆者使世率用

覆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巖居非世

者顯隱居非世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繼錦

繡刻畫為末作者富織細奇工者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

廣者戰士也今死戰之孤舊刊作死士與事通饑餓乞於道

祿不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無功者賞祿所以盡民力

易下死也易代也言賞祿以易民命也難一云臣盡死今戰

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露評林露足也詩而下箴視手理狐

蟲山世瑤云左傳僖十五年夫狐蟲必其名也增蟲即古蠱

傳男惑女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衡西京賦妖蠱豔大南都

賦侍者蠱媚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可

恩澤於

迂評匿
字句

證或省作蟲人姓也詳希姓錄鳳卿按視手理以十吉凶春
秋之前已有之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為魯夫人之類
是為順辭於前者為誤言日賜賞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

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嬰嬰城之嬰

策注猶策注猶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定音軌說文姦

策注猶策注猶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定音軌說文姦

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刑形通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

而愈疎遠正人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增施讀曰詭

策注沈州謂欺曰詭吳注詭徒案及或作誕按從與縱通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

府也讀備難救荒也按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

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言主上無術不得索出夫陳善

田利宅者所以厲戰士卒也顯學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說

陳字旧刊脫厲字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据旧刊補無宅

容身身死田奪上身恐而女妹有色有美大臣左右無功者

擇宅而受擇田而食墨子今有平原曠野於此被甲嬰冑將

有寵者並無功而受恩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

職介冑之戰士而間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

名位安得無危位官夫卑名危位者旧刊脫必下之不從法令

有二心務私學及逆世者也戰介之士有時死事故隱者以

旧刊務作無古字通用墨子書多有惟無字又犧牛錦衣

作唯毋毋無並讀日務今按上下文並無務字而不禁其行

不破其群以散其黨或云以當作不增又從而尊之用事者

好入類賞

過矣用事執事也不上之所以立廉耻者屬下也見孔子家語

語荀今士大夫不羞汗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讀十八

不待次而宦舊刊次作文欠文耳言士大夫為利忍耻而遣

須資格而超拜高賞賜所以為重也恩重而戰鬪有功之士

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增辟讀為發優徒俳名號誠信所

以通威也而主捨障近習言為近臣所掩蔽也女謁並行並當作比增

行六字句百官主爵遷人群臣各自為私也用事者過矣大

臣官人比周不洽行威利在下言人臣擅為威福也增大臣

云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

令者山璠云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

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准上文嚴居宮處託伏深慮不出仕者

宥宥誤徒感反猶窟大者非世細者惑下榮惑上不禁又從

而尊之以名名位化之以實化貨之也言資之是無功而顯無

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恐脫深慮勉

知詐舊刊有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及者耶舊刊耶凡亂

上及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讀言平常故本言謂所建

也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

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也道由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言不

也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曲惠小仁聖智成群造

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當作上不禁寒爰從而尊之是放下

不聽上不從法也造言見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陳深曰一篇之目在此二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原注人情感於拂意之事則憤懣之詞不一而足言之重詞之複蓋號呼窮極以求紓其不平之氣而不暇詮次耳如韓子詭使篇不過曰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兩言足矣乃至數千言而又多重複不次不如是不足以發其憤懣耳故文字不在簡省往複為難文而不次為尤難次而不次惟深於文者得之

韓子解詁卷之十七終

韓子解詁卷之十八

舊刊有六反第四十八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 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 全錄

金澤 市嶋敬之維顯

六反舊刊有第六反四十六字

原注何孟春云通篇分節雖多是一片文字主在破世學之論賤虛名貴實行是至妙至奇之文陳深曰一正一反二柱相形至末陳明卿曰秦文善反覆推解而練局未大惟韓文能大賤虛名貴實行總以破學士輕法之論又曰此韓子板文也微

畏歎遠難降北之民也降北也而世尊之曰貴

生之士學道立方不也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六反

類離法非法度能所制法外之民也楚葉下卒百姓注取必荀子遊居厚養卒食之民

也賈無所存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詐巧以取解事之名偽詐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行刺見史記暴傲之民

也增傲古堯反行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礪勇言刻意為勇

也兼人之勇力也增礪音歛廉絮也諸本從石山云互作拳毛

也詩無拳無勇傳力必圓按齊語拳勇股肱之力注大勇為拳

也吳都賦覽將帥之拳勇注與權同讀管子礪石石有稜者韓

也詩外傳有礪仁音廉增字云正字通礪零年切音廉石有稜

也韓詩鄭風北門傳仁道者四礪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

也德行者有礪仁者注礪者言活賊匿姦當歿之民也

也刊謂朱家劇孟類當謂其罪當歿趙焦諸本作嘗陳本作嘗

也焦竑曰嘗試也以身犯法而試歿也讀謂輕法不顧歿也

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讀任譽也此六臣者世之所譽也

也凡曰兩扇並叙只是其險殉誠殉誠以身殉已誠情也歿

節之民脫也字為君而世少之以不足之意曰失計之民也

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讀全法不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

也固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財利之所由生也而世少之曰寡

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毅一作慤按荀子慤祿君以

也厚薄之稱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戇閻重命畏事陳本作

也則穀祿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思非焦

也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

也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

也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

也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

也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

也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

也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

也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

也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

也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

也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

也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

也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

評林作

大民是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廷評以揚

三

賊遇姦原本過作過今從旧明上之民也難三云子服而世

山之曰譎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民

六而世譽之如彼上文云及以此云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

毀之如此之謂六反而斷上文布衣循私利法原陳本私作而譽

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利謂百姓循私

害譽之世主墮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害謂故名

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安賞之士索國之

富強不可得也決不可得王荆公云貴虛名而不覈實行世

之毀譽既不足憑人主亦墮於俗而禮之賤之好惡相非

賞罰相反彼耕戰有益之民其不趨于姦後幾何人哉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陳本重愛之

二

誤又云愛字上脫不字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說山

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山云憊疑痛誤不彈痊

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揚慎曰二喻謂理髮治病必有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原注無法而則

交必有却矣却間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

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陳明卿曰

豈盡人然乎非子思不標言也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子思猶其也今按女

裝之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無父

子之澤乎焦竑曰言君臣以義

合非父子以恩合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三

三

廷評以揚

四

五

五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出猶言由也相愛謂
仁惠也是求人主之過於於字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舊刊作思謂論議思惟讀不熟論恩之厚薄也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受聽聖人
 之治也審於法禁立法制以示之也法禁明著則官法并
章云法當作治必於賞罰賞罰不阿曲也則民用官并子章云民用句
本用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彊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
 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
 無私因能而任之官使士民明焉明猶信也解此理盡力致
 死則功伐可立伐勳也而爵祿可致爵祿至舊刊至而富貴之
 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

六

危至矣其力盡而不望望怨也此謂君不仁私也臣不忠則不可
 以霸王也此一句總結上而斷舊刊也行不字右治
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
不忠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陳明卿曰懷
利以事其君非上臣懷利
 夫姦必知則備知猶覺能知人之奸偽必誅則止不知則肆
 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
 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刑
敢作攫攫取也懸金於市懸法而不故明主之治國也衆
 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耻此今本誤作
 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品景同上母於

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萬萬倍父母積愛而

令窮不行也吏用威嚴而民聽舊刊品彙嚴愛之策策亦同

決矣可見愛則令不行不知威嚴而民畏也五蠹布帛尋常

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

死安平則盡其力言君之求於臣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

不聽關猶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效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

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言捨恩愛而故母厚愛處子處

養子之道也多敗推愛也原注推行也父薄愛教管子多

善舊刊善作威則法行而民畏用恩則法弛而民玩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恐以饑寒相懼以苦勞舊刊陳本批雖

犯舊刊犯作當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濕衣美食者必是家也

作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言飢寒切身也故法之為道前

苦而長利暫勞仁之為道偷樂暫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

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恐而棄舊刊棄仁人之相憐也言能任

也恩學者之言皆曰輕法舊刊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

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

惠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非利即害故

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

同刊今作
令誤
陳明卿曰
秦文竟
覆推解而
練高未大
韓文竟

七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五

治不聞說
又字

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孔子曰惡不仁者其為仁
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不
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猶無是故決賢不肖愚知
之今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原王刑憲明
主之法揆也孟子上無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
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皆靡也故曰重
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陳明卿曰此言刑
衆非止為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
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原注賞寡又勸一國受賞者
其利其者也悅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

是評為三
漏說

治不聞說

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
以止姦何必於重哉後世在上之人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
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刑者何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
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原注刑重民不以小
利蒙大罪加品彙同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
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
品彙焦茲曰民慕其利之大於罪之小則輕忽之故先聖有諺增諺當曰不躓於山
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增順慎通案楊升庵外集引古
上搖女恐父不至朝惕女恐朝不至夕競女慄女日慎一日
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圓謂太公兵法作黃帝曰兢女業女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六

日慎一日又人間訓堯戒曰戰々慄々日慎一日人莫敢於
山而躡於堙呂氏春秋人之情不登於山而蹙於堙注堙
封也堙封卑小人 堙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誅民必易之

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堙非亂國

是故輕罪者民之堙也舊刊有是字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為舊刊有作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溢美之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又說難

民者不可上不愛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則當財而下恐上恐

怨故天下大亂舊刊有以此字以為足其財用而舊刊有以加愛焉雖輕

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舊刊有賞字罰固已足

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厚愛之薄稅然而輕刑民易猶之亂

也不免夫富諸本作富家之愛子原注以治貨財足用舊刊作財

同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言侈泰則親愛之則不恐

不恐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舊刊作此財

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愛厚當作厚凡人之生也財用足

則墮於用力上治懦舊刊作懦則肆於為非刑不嚴則財用足

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脩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

農曾史亦已明矣舊刊無已字結一句見人心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

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

聃也故桀貴在天子在在位之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

利賞非用

利賞非用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七

行之字

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樂未必以

舊刊有天子為足也增假令足民不能使之富足如天子為字天子者足之極也貪人猶欲為不足

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此正說治適其

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

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

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私恩小利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竊則盲者不知讀謂不知皆默許林昂景作噤則暗者不知覺而

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盲者無所視暗者不能言也不聽其

言也則無術之者不知不任其身也任職也則不肖者不知聽

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

得刀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

則罷健效矣罷七健兒可分別也罷弱也效頌也故官職者能士之俎俎也任

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

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也主舊刊作

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

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

功然則虛奮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戰國策云說士多奮辭謂過當大言

也舊刊作虛傳增稱先占而無實者矣

八說舊刊有第

原注此篇說之法甚細密句句精神字字斟酌小心之文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八說 八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不棄故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
重身謂之君子隱枉法曲親曲私也謂之有行棄官寵交
謂之有俠有猶云大也增有俠疑游俠有游古音相近如觀
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按虞卿不重萬戶是離世道也謂
侯卿相之印與旧友魏齊間行去趙即是離世道謂
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眾謂之得民盜不棄者
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
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
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敗國
又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
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此一句是綱無術以任人無所
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辨智則脩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
原注任人而使居勢位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惑恐
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讀書務為其私則君
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者
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惑也以愚人之所恪處治事之
官而為其所然讀書務為其愚心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
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脩則舊刊有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
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原注人

山云內儲上聽有門戶則臣壅塞案亡徵用一人為門戶者
可亡也管子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得明

能字
行間有
評林後

三

上賤得言貴故故智者不得詳欺陳本旧刊作計功而行賞
姦人不敢欺程能而授事程品察端而觀失察人心之微有過者罪有能
者得得德通故愚者不得任事得字智者不敢欺欺上脫
愚者不敢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增士之明察者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

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揚朱墨程天下之

所察也于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

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旧注立成若木之枯也增說

登山焚灰又見莊子荀子申徒狄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

耕戰之士故人主之所察旧刊脫智士旧刊有盡其辯焉人

四

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陳本遠功

之行索國之富彊不可得也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釋則國何得焉不能脩孝寡欲

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不能匹夫有私便人主有

公利不修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虛而明法

度塞私便而一功勞重人之有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錯

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有師法也疑不信賞功以勸民也

而又尊行脩則民之產利也陪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脩以

貳功索國之富彊不可得也

搢笏于戚不適有方鐵鉞原旧注言國軍異器方楯也鉞箭

五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十

方楯鐵鉗不相稱適也注無鉗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

纂文曰鐵有鉗施竹頭以禦其為鉗

百後漢曹節傳謝朓曰荀子議兵三百古稱行杖人曰五百

趨百里是鳳御按趙策狸首射侯行則止而擬度其發必獲

也故侯不當疆努邀發也左傳作發駟發駟發駟發駟

干城距衝禦難必墨子干城傳干打也箋云干也城也

荀子強國曼渠衝入尤而求利也注渠大也渠衝攻城之

車也詩曰臨衝閑之賦而引韓子而云蓋言可以距石矣

案汜論訓晚世之兵隆衝也一曰渠甲名檣檣也所以禦矢也

尉繚子城上之備渠檣藉車行棧行樓又云城上二步一渠

渠立程丈三尺冠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谷廣九尺表十二

尺又云衝檣檣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狸者三尺夫長

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

葉五寸弟渠十丈一梯合而考之渠亦一物未詳其制又案

墨子連弩之車左右有鈎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管博

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又云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為鐵鈎距

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以待鈎客穴者又費誓孔傳當築敵

壘距埋之屬秦煥訓守不待渠壘而固攻不待隆衝而拔諸

書所用渠距字義不同未知所從不若埋穴伏藥山璠

齊策舉衝檣注衝陷陳車正作輦不若埋穴伏藥山璠

而人眾者則築大埋以頭之公羊傳子反乘埋而窺宋城左

傳晏弱攻萊埋之環城附於堞注埋土山也荀子作埋內伏

藥圓案墨子今之世常所以攻者頭鉤衝梯埋水穴突又云

城上為三四井使聰耳者伏而聽之審知穴之所而迎

之又云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人縛柱施火以燬城又

鑪燹燹以牛皮鑪燹有兩無以橋起之又云穴內口為竈令如

衝之疾鼓燹熏之必令習燹事者勿令離竈口本經訓注

排燹也古人極作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山云亟

新刊韓非子解詁

有桃鈿而推車者推車謂不駕牛馬也原旧注桃音堯

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畫故

蠶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畫故

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畫故

有桃鈿而推車者推車謂不駕牛馬也原旧注桃音堯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十一

鈔即推輪也上古摩屈而耨也山云爾雅屈小者鈔音遙莊
子鈔鐸於是乎始脩齊策操鈔鐸與農夫居隴畝之中注屋
作鐸圓案秦策無把鈔推耨之勞注鈔芸苗器與注徐案詩
傳錢鈔也七遙反字與鈔同耨亦芸苗器說文錢鈔也古田
器也莊子作鐸汜論訓古者剡耨而耕摩蝦而耨注蝦大蛤
摩令利用之耨說林訓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
舊注以屈為推輪恐誤為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
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
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
之軌非古字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
政也言賢人之治國因時法所以制事所以名功也法立
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
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立法有難易有利
害乃其常也立法

不能盡美當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眾歟傷者軍
之乘原曰注乘謂其耨也鳳云乘當作垂甲兵折挫士卒歟傷而質戰勝得地
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讀除
謂針
破增山云已見六又案秦
策扁鵲請除注欲去其病為人為治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
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原注摩者旋而成圓而水有波我欲
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
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
事益一作易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器固石不
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
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

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

不求清潔之吏而勢必知之術也臣之奸者必知則奸無所容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原注不能前知預設也舊注不可為衆之為注非母之為先然而弱子有僻行邪行使之隨師

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

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有子者不子母之在於愛也

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

聽治富彊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

患紀綱不紊計得則外無效虜之禍兵強而故存國者非仁

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殺而易誅者也慈惠則

不恣輕財則好與心殺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

不恣則罰多宥赦好予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被

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

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結一句有力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

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無開財之源何以能富今學者之言

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

說明主不受也兩應上喻意最妙

七

書約而弟子辯

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誓古三萬言班固

譏之曰便辭巧說破壞形体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強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百首而後能言鳳卿曰其哉腐儒煩說經也法省而民頌簡陳本作說曰刊頌作論是

以聖人之書必著論言明著其論也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

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

也陳明卿曰須知秦之愚者與後世別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

故智慮力勞二字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掌君庖者也則厨人輕君而重

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正樂官也則瞽工

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寵幸

評林重下有於

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

食於國者也讀託食寄食也管子明法曰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饑不寒又不忘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

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言不可制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

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麋鼠同威萬金

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荀子監門御有上之君族注主門也

舊刊土說人用說猶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

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

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行理行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義也

陳明卿曰
探喻如說
家常話此
把技也

九每章揚三
二字陳深所
加見迂評上
層後人施之
正文冒

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專而官大
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選官襲級讀襲級循資格也
官爵受功受授也言有功者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
重臣也陳深曰重臣者權臣即前言重人也

八經舊刊有第
四十八字

篇內多恠句譎字蓋言術也韓子賞曰術者人主之所
執羣臣不得而知也故多微語故謂之經蓋乱世之文
也春秋之末戰國之初恐未至
如此然御臣之術盡於八篇原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人情好賞惡罰故賞罰可用賞
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石執柄以處勢
故令有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

則權瀆主上神賞罰下共則威分田常為出是以明主不懷愛而

聽不留說而計說音悅言明主聽政計事要肅法嚴律不得
執者所愛所悅或曰心頭留一人之說為主

又計他人之是非又計他人之是非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聽臣言而不參則奸
臣得逞其志而執君

之權也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原曰注不
可測也

其用人也鬼原曰注如鬼之陰密陳
明卿曰天陽而鬼陰天則不非原曰注既高
不測誰能非

鬼則不困原曰注既陰密誰能困之
作因揚權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勢行教嚴逆

而不違明主戰民用其死力是於人情為逆然民尚進死事
是賞罰必也原曰注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

毀譽一行而不議原曰注毀譽一行
而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譽一作

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

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

謂象人示
可議吳

取有光迂
本因

例二字合
在正支冠

如惡使民耻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評林於私家不害公
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必知之知當作加

右因情旧刊無右字下劬此注有一曰收智字

力不敵眾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原旧注用君

力不敵眾力不如任眾故智力敵而羣物勝言智力雖為匹敵一人不

其所勝也衆與物則為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言用智之弊中皆去声下君盡

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評

智也收衆人之智也讀智臣之一聽而公會讀一聽即使臣之以

法令之公也也言會結臣所奏前後之言須當以聽不一則後

悖於前則愚智不劣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則事留自

則上脫
前四字

取讀言百事留廢其卒必至君自決也一聽則毋墮聲之累讀

聲言為臣所陷如夜故使之誠諷定而不怒讀諷誦也言使

奏之言也衆皆知此言之出於基也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美

籍讀言羣下奏言者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

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規

也君人者合符即上會猶不親言不躬親為之而况於力乎

事智猶不親言智之緣事而用者如上文曰而况於懸乎讀

如懸斷之懸事者故非用人也非合不取同同則君怒讀言聽

責其用也故專責任其人而不使羣臣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

則下盡讀言用人必使推薦而其推薦得賢則賞不賢則罰

下盡則臣上字有不因君而主道畢矣讀不因君言臣不得

右主道結智

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

者字 審公私之分別利害之地所在也解老得失之地

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增墨子子姓皆從

有魏其跪起如子姓列子子姓兄弟弟刊作大臣顯賢原主

國大臣代主執物者倚寵相害子姓則疆度區兄弟則公子擅

求見者世謂之賢賢者顯名而居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原日

亂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執不貳庶適不爭

原舊注不令權籍籍籍下文之外不失兄弟不侵原日注權柄

下不一門大臣不擁得權注權恐擁字擁壅同禁賞必

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日畏臣原日注外

皆畏增四隣大國君所畏者借其內日愛所畏之求得所

愛之言聽讀所愛言后姬子弟此亂臣之所因也因緣以外

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祭置諸當作請吏讀外國言州

其所親暱或足餌重祭之利也增戰國之時多借外國之請

以得官者如外國之所請而為吏者其人有罪則特重罰之

罪則并為之請謁者罪之則大臣左右不敢交也俱罪官吏有

也人所愛重以徵羈旅僑士重祭在外般紀予則祭傳送其祭于晉注妻于也又趙策宮室小而祭不衆注祭金

失作迂
上評

幣所藏吳注幣祭
通詩經子孫也
則外不籍矣籍亦因也
爵祿循功請者俱罪請者皆

有罪也
則內不因矣內臣無所因
外不籍內不因則姦窮其權也

塞矣說文寃姦也外為盜內為寃
官襲節而進襲節循資格也
以至

大任智也將相必起於州部卒伍
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日質

讀質以親戚
妻子為質也
曰鎮鎮定其志也
曰固固親戚妻子質也
爵祿厚

而必鎮也參伍貴幣固也讀參伍貴幣言或怵權貴而枉法

用也管子明三本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故國父墳墓所
在固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

意墳墓則其心固也評林固堅其節也
賢者止於質賢者必

仁故曰止貪饕化於鎮
遂其欲故曰化於鎮
姦邪窮於固

恣不制則下失讀言隱忍不制則下乃有所失也
小不除則大誅讀言小奸不除必至

大誅
名實當則徑之讀徑直遂也
生害事必傷名則行飲食

則行酖毒而竊殺之故講而云飲食也
不然而與其讐則字

看讀言若不酖之此謂除陰姦也
讀言不當顯戮之姦人從

則使其仇殺之也法言言之故曰陰姦也
林附蓄奸邪緊曰詭曰易
詭曰詭易術與仇曰易
見功而賞陳本評林並誤
見罪

更易上令以欺下也增行毒
見功而賞見功作易均
見罪

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

播也出奔
曰遊禍其患隣敵多資讀言四隣敵國
僂辱之人

近習曰狎賊謂宦者評林左
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

罪而不發曰增亂評林以隱忍之心
益增也

其患徽幸妄舉之

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踣曰卷禍卷禍猶伏禍也言兩大

臣交爭權威後必有起

亂者猶卷物而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讀言私家隆盛脫易

不自神曰彈威脫易輕脫也彈彈也單落其患賊夫酖毒之

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也讀人主不知之字則有劫殺之事

此下辨防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

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

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孔子曰近之則不遠遠之

置之事以下別段廢置猶黜陟也言臣之用舍專出於我則

國治聽敵國而用舍者及之故明主獨斷論其功罪而使

資藉吾勢以事敵國是制人不制於人之道也此段覆說上

而其愛者亦事權貴而竊行其姦如毒

藥之由中發也評林此正謂起亂也

右起亂舊刊無右字旧注一曰乱起揚慎曰指畫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評林參以謀揆伍以責失

其謀而務之於伍然後行參必折黨者以責有失者折折誤

可有所考以責其失也

分散揆伍必怒不折則濟上不怒則相和讀言沮折使不敢

也羣下相怒也怒言折之微足以知多寡足訓可原本作多誤增

黨多山猶可知也故禁之於始不至怒之前不及其衆起乱

黨多也曰微曰前皆言豫備之義

誅罰而罪同讀言下比周則賞其與衆殊者言會衆端必

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揆謀不測如天如

事物四徵者符也乃可以觀矣可以得人參言以知其誠易

視以改其澤澤手澤之澤習常也讀澤利也變易以示下而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八 十九

一術在
不餘類
雜出欲以
得人之情

同避辟

執見以得非常當其常言不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

使莊子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讀近習專

以賞罰重之而懼之也增遠使如字言遠舉往以悉其前即

通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讀疏置置握明以問所聞

知明詭使以絕贖池評林用詭譎以使其臣以絕其外也注池與

同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嘗試探也內儲上倒言反

人之奸必倒設陳以緝獨為增言設開言路以為我行之法

事者之綱紀也評林設諫以來諫以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

誘避過讀明說明禍福也過刑法也避卑適以觀首諂卑已

從人之言以觀進言者或直或誦宜聞以通未見讀言不壅所聞以通隱微

通未見之士鳳卿曰作鬪以散朋黨臣下相忿深一以警衆

心深當作探言探知一人之隱事泄異以易其慮故使奸人

黨者而變似類則合其衆陳過則明其固知罪辟罪

以止威使奸雄知專權之罪陰使時循以省衷察其隱情漸

更以離通比讀言下既知罪而能避罪則不可用威但當陰

其廷臣廷臣約約不謂相要其官屬增索言約束在下之人

人侵犯其上之人也如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吏

更則上下不通比也即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比之

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讀比下即廷臣官屬軍吏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二十

上即相室廷臣兵士遣使縣吏即中后姬也君與下相比約結而使其侵犯其上也如是則重人不能壅塞故謂之條達之道評林二十六術取臣之道盡是矣若一泄之則術不行

右立道孫鑛曰此篇搜

五明主其勢在周容其猶是以喜見原注見謂則德憤讀多

也按他臣責以為己德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王當隅塞而不通周

容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原注

之十得吾之道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隣

難測故曰上道讀屬上句說言官中縣外如隣

讀然也伍連言什伍相屬也謂過賞失過誅讀謂過行則

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

名生也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

必聞矣

右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字法乎用督責用則邪說當

上當蔽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謂理外十人云疑曰

人然乎原注千人不可解也愚者信千人之言吶者言之疑

辨者言之信李攀龍曰亦姦之食上也食猶取資乎衆信

乎辨而以類飾其私黨類人主不厭怒而待合參其勢資下

也日刊資讀言人主當怒而徐待他言參

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其賞罰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辨

百文當
至怒之極或
自當怒

欲售
非故說

不留朝言放在逐辦士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或收守

之誤一曰此說大而誇窮端讀端即會眾端之端窮極也言窮極其端緒也故姦得

而怒讀言其女既見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

則賞報政之報効也不當則罰則當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

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下文云明主之道臣不

廣議以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納

也信已怒則察其所構讀已我也言臣之言使我喜則必所欲

也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微讀言我被臣論或喜

變之後而論之則毀譽之情或公或私皆可得其微也眾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

罪原注雜陳眾說以待避罪故眾之諫也敗君之取也敗政無副

言於上以設將然將當作特讀言以事副其言以設將然之

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諫言持兩

以諫也兩諫猶不得况眾諫乎必任其一語作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察故姦

無道進矣道由迂評行作施

右聽法陳子淵曰此篇臣巧詐以伺君君設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評林法令不立故法之息也上聞也

官之權重也官之權重也上聞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

前言奉威權以行而莫有能抗其前者也無前無過之者也奉重無前則微多微多故富

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原注法能任

賢於官原旧注能守官則賞於功言程王喜俱必利讀其言

上 迂評其作

人主喜則薦與所薦俱必不當王怒俱必害臣言不中程則賞也按并賞舉任之人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選舉公平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體同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讀官與爵別延有同之類言執政大臣也任事者毋重無權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無求賄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刑不當罪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所云反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誅一作謀非誅同五蠹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得賞然後有榮名也有重罰者必

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右類柄楊升庵曰此篇大意言上明則法行法行則無重人而賞一秉于上民自畏其禁令而法無不行矣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謂行義仁義也分謂半在臣下慈仁聽則法制毀聽聽治也

二句一謂大旨民以制為上所繫也畏上而上以勢卑下卑卑之也故下肆狼

觸狼舊曰狹以武犯禁而榮於輕君之俗讀儒俠類謂輕君之俗則主威

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評林行法令自慈仁故下明

愛施而務賅紋之政原曰注務為貨賅今按當作賅給言臣為福一曰紋當作救言下務賄賂以求

救是以法令隨尊私行以貳王威行賅紋以疑法秦大饑應侯請發五

苑之草著以活民王不聽曰無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王以功受賞是亂之道也與此相發

為不故君輕乎位君失也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言無常度

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

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讀行義之難及者不以顯焉名不稱也

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

沮名號賞罰法令法度三隅名号即誹譽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

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言大臣有尊君之行百姓有利上之功

右主威旧刊脫此三字

王世貞云八經每篇逐段為支節意不相屬詞不照應非一片起伏首尾之文也孫武子書亦然一句一義如串八寶織珍碎玉間錯而不斷攢簇會一處若非此八篇則曼也但其用字用句顧崎嘔謠恠不可為後學依據耳原注湯義仍曰篇中直二扇格前扇為無常之國後扇為有道之國前扇則尊主威後扇則抑下

韓子解詁卷之十八終

